

记得十余岁时,抄过一本小册子《唐诗一百首》,以后一发而不可收,经常抄书。读大学时,嗜读明人张宗子的小品,当时书店未见《陶庵梦忆》,去上海图书馆觅得,是清代印的一个本子,不能外借,就窝在上图的一间善本阅览室,花了好几天工夫,抄了下来。记得当时一边抄,一边感叹:天下竟有如此美妙的文章!《梦忆》的那种非“载道”的“言志”文字,对于正在学习写作的我,带来的直接后果是“开窍”,我忽然变得下笔滔滔,游刀有余了。直到今天,因为教书的关系,常有学生问写作的事,我就会说:你读过《陶庵梦忆》没有?多数人的回答是没有,有的根本不知张宗子这个人,于是我就会说,去读读《陶庵梦忆》吧,读读明清人、唐宋人、其他时代的人写的“性灵”文字,写作能力或会提高,也未可知。

抄书自然挑名著,中国古书最具影响力的是四书。《论语》最耐读,我抄了一通,又抄《大学》《中庸》,《孟子》抄了数篇后,觉得好读,分量又太大,可以不必全抄,也就没有抄完。

五十以后,抄书的习惯虽未改,然抄书的对象则日趋“专一”,即所抄之书一定是艰深诘曲、不堪卒读的,也就是自己估计殊难通读的典籍,我抄过的有《诗经》中的“三颂”;《大雅》的部分;《尚书》中的《尧典》《禹贡》《甘誓》《吕刑》等篇;也抄过《尔雅》《说文》的部分,相对来说,《楚辞》抄得多一点,《天问》《离骚》《九歌》以及《九章》中的部分篇目都曾抄过,《离骚》抄过两遍,因为觉得它最难理解也。

抄写意味着字字句句落实,再加之留心思索,辅之研究,常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,我的不少论文的题目,就是在抄书过程中获得的。

去年暑假买得《聂绀弩旧体诗全编》,这是一部奇书。书中有论者谈起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、几位求知若渴的青年艺术家来探望我、其中一位就是卢象太,削瘦高挑的身材、温文谦恭的举止,依然历历在目。几十年过去了,与他同来的年轻人都改行易辙了,其中一位叫陈伟民的已然故去。唯有卢象太仍悄悄地埋头在家作画。那是一段艰难的岁月:要成就一位艺术家注定要历经人间的辛酸苦涩!

要了解作为艺术家卢象太性格的形成,不妨谈谈他的家庭背景:父亲是位颇具名望的经济师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那条举世闻名的滇缅战略公路就是在他的参与策划、管理下修筑的。母亲更是贤淑温雅,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位有高学历及教养的女士。可惜父亲早逝,单亲的抚育养就了他作为一个长子的责任心。迫于早熟,自然形成了他含而不露、坚韧严谨的个性。他是一个好儿子、好兄长,以后当然是个好丈夫好父亲。古训曰:修身、齐家、而后治天下。成长后的卢象太几十年从事艺术教育工作可谓孜孜不倦和诲人不怠。培育了不少有用之材。

在家庭的重担和工作的压力之下,孕育在内心的艺术创造力始终萌动着。随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对绘画艺术的认知亦日趋深邃和丰厚。现在他已年逾七十、发际斑白,他仍在不为常人所见的楼下一间小小的画室中默默地耕耘。

懂了他的为人就能看懂他的画,朴实无华!不夸张也不需要夸张、扎实敦厚。古人云:“画如其人”。然也!

他的画都是他看到的经历过的事物。你看每一幅画旁的注释就明白他曾到过什么地方做过什么事,表面上绝无惊人之处,但是:在这个多彩的世界他确实走过、看过、彷徨过也追赶过!粗看起来他似乎有些迟钝、有些迂,其实他是一个极敏感的人。他的敏感和悟性加上青年时期练就的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,就能使他做到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。他是画家、是教育家、是设计师,又做了不少时尚新潮的城市雕塑!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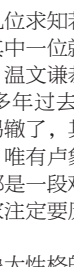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说卢象太的画有书卷气,也有人说他的画藏而不露很耐看,我都同意。我只补充一点:凭他一向认真地去完成了那么多的社会职能,居然还能抽空不断地画他心爱的油画,而且是一批很不错的油画,就不得不令人钦佩!

我们尊重一个画家的努力,本月9日卢象太在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举办油画展,努力向世人展现了他粹于一生的精华!一个朴实的人、一个朴实的艺术家,他的油画是值得你去细细地把玩的。



绀弩先生曾抄录杜甫诗集,诮为先生完成了常人难以完成的巨大工程。我读这样的意见,觉得很有意思。杜甫诗所存者千余首,抄录杜诗,应不费多少功夫的。大约今人已不知抄书为何物,故有此论。其实从前的读书人,哪有不抄书的,这且不说。我对杜诗,向来也喜欢,当时想,杜甫生于公元712年,今年是老杜诞辰1300周年,杜诗尚未通读过,何不抄抄杜诗呢?一则为消暑;二则也为纪念诗人。说干就干,以清人浦起龙的《读杜心解》为底本,每天或数首,或数十首,抄起杜诗,大约花了三四个月抄毕。不抄则已,一抄则发现杜诗可读性之强,尚有出乎意料之外者,前人说老杜“每饭不忘君”,说他的诗是“史诗”,实不足以概之,抄毕杜诗后的感觉是,杜甫似乎在用诗写日记;我读杜诗,仿佛也在读他的日记,诗人所经行之地,所会之友人,他对国事、家事的关心,他的一颦一笑、一举一动、所想所感,甚至他的谋生的手段、儿女的性情,都毫无隐讳地记录,特别是安史乱后,他的流离生活,他用诗一路写来,让人有历历在目之感。抄杜诗,使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诗人的性情之真与人格之美,我想我应该早几年抄杜诗的。

我深知现在乐于抄书的人之少见,也深知用抄书的方式来纪念我们的先贤杜甫,有些人也许会觉得不可思议,但抄书是构成我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,我自可我行我素。我觉得,人们不必以抄书的方式纪念杜甫,但在杜甫诞辰1300周年之际,却不能没有人纪念他。而诵读他的诗歌,是纪念诗人的最好的形式。假如这样伟大的诗人我们都不知去纪念,他的那些诸如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这样伟大的诗句也不想去诵读,那我们谈论文化大发展、大繁荣,又有什么意义呢!写到这里,发现已经离题,那就打住吧。



半个多世纪前,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风起云涌,一些刚刚脱离殖民统治的非洲国家,迫切希望建设自己的军队,一些尚未取得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组织也向我国政府提出,希望派人训练他们的游击队组织。在这样的背景下,我从地方大学提前毕业特招入伍,并有幸成为中国援非军事专家组的一员。

那是1965年初秋,我到国防部外事局(现名为国防部外事办公室)还不足3个月,时任外事局局长潘振武将我突然找我谈话,说组织上要派我赴坦桑尼亚执行军事援助任务。经过紧张准备后,我便与其他几位同志启程飞赴非洲。当时,坦桑尼亚是英属东非第一个独立国家,刚刚摆脱殖民统治,国家的基础设施十分薄弱,军队建设刚刚起步。在刚到达的几个月内,我跟随我军营房建筑设计专家组帮助坦建设警察学校,后来转至军官培训专家组,深入茂密的热带丛林,开始执行秘密的军事培训任务。

那是地处坦南部距离县城几十公里的一片热带丛林,荒无人烟,一条泥泞而崎岖的土路是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。走进丛林约十几公里,赫然出现一大片空地,几座低矮的小木房和一排圆顶的茅草屋就是我们训练和生活的营地。这里曾是英国殖民者的第18号农场,我

出生的时候,外婆按老套的习俗找人算八字,说我命带伤官,三岁之前脸上落疤或身上留残疾,否则很难养活。果然,三岁那年保姆带我去公园,雨天滑了跤,我的脸磕在青石条凳上,留下一道伤疤,如华丽的剑梢掠过。

人是奇怪的动物,伤克过自己的,反而念兹在兹,不能忘怀。我从小便留意各种石头。常常在河滩边一玩就是一整天,捡来各种石头带回家,养在鱼缸或送给我的乌龟。在水里,在岸上,石头们的颜色和纹理显现不同,真是乐趣无穷。总觉得石头们通灵,那些冥冥中的安排,许是附会许是巧合,我们一无所知。曾在亚利桑那州买到一块金色的太阳石,回家供在德化观音之前,屡屡翻倒。后来转移至圣母像前,这才安稳了。又在大理看到一块铁线很深的松石勒子,明代的,因店主去了国外,我几次打越洋电话挥霍千金终于买下,居然和从前收的一块老青金石成为绝配。朋友王瑛也有块随身多年的绿松石,有次经过九寨沟,丝线一松,石头落水。回头只见那湖水的颜色与松石一模一样,那是它回到了归去来的故乡。当然也喜欢各种石



我们营地的代号就是“18号农场”,主要负责训练坦桑尼亚国防军青年军官。距离我们营地十多公里的地方还有个17号农场,那里主要由中国军事专家秘密培训坦桑尼亚南部一些尚未独立国家(安哥拉、纳米比亚、津巴布韦、莫桑比克等)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战士。当时坦桑尼亚等国被称为“前线国家”,曾是抗击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

援助非洲的难忘岁月

詹懋海

最前沿,也是非洲其他国家自由战士集结的大本营。专家组距离非洲南部未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很近,随时会受到各种不明身份武装人员的威胁,这为我们的丛林生活平添了更加神秘的游击战色彩。

在专家组中,我主要从事英文翻译和对外联络工作,其他专家都是从全军团队、机关和院校抽调的师、团、营级的作战、训练和政工干部,他们有的参加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,有的曾赴朝作战,不仅有着丰富的实战和带兵经验,而且政治素质过硬。我们的任务就是教授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、作战指挥以及轻武器使用知识。主要课程有:军事理论、政治工作、分队战术、轻武器射击、兵种知识等,甚至还要教授土制地雷等非常实用的知识。

章,文人们赋予石头以内涵和诗意,从此“金石”二字完美一体。想象着刻刀在各种石材上切削冲披,漫不经心又指挥若定,真是亦文亦武的极美画面,就想到“美人如玉剑如虹”了。陆康先生前不久帮我刻了一方“海上君宁”画印,暗夜灯下久久凝视,那不偏不倚又姿态横生的鸟虫篆,有着大欢喜和大寂寞,仿佛带着高贵而静谧的忧伤,由古而来今。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红山文化的C形龙和玉猪龙,它们的眼神和整体气息所流露的,也是那种贵族气质的忧伤,清正中带着几许诡异。《说文解字》说:“玉,石之美者。”生来的际遇注定与玉石结下不解之缘,也未知是劫是缘。举头风涛漫漫,座下沙石千年,有幸相遇,便不再错过。

因缘巧合的幸运,陆续拥有了几块美玉。有一个辽金的白玉环,经常隨身佩戴。写字时则放在手边,时不时拿起看一下,聊作片时休息。有一天睡梦中被巨大的声响惊醒,只见固定在墙上的书架整排掉下,砸到了写字台上。我的水盂、砚台、笔洗、印泥盒一一未能幸免。胆战心惊地摸过去,一眼看到白玉环静静躺在砸落的书

架边上,刚刚好避开,几乎不差分毫,依旧圆满如梦。还有一串春秋卷云纹玉珠,一直戴在顾宁老师手上,每每令我觊觎。有天他随手盘玩时,一颗珠子突然对半裂开。忙说不要扔,留给我吧,作为古玉沁色和断面的学习标本。第二天,顾老师的膝盖骸骨因外伤骨折。也许前一天,随身的古玉就带给他某种预示?但是焉知非福,他那天本来要驾车去四川,因此推迟了行程。后来才知当天山区大雨,山路崩塌难行,古玉冥冥中助他远祸了罢。许是一见倾心,最让

我们负责培训的军官都是精心挑选准备委以重任的优秀骨干,有的还曾经在英国、加拿大等西方军校受训,他们视野开阔,思维敏捷。刚开始训练不久,我们就敏锐地感到他们对中国专家的信任感不足,于是我们赶紧召开会议研究,决定主动与坦军加强沟通交流。我们一边加紧研究坦军的培训需求和特点,一边加班加点备课,很多时候学员们已经休息,中国专家还依然在室外不顾蚊虫的叮咬,点着汽油灯研究坦军地形、堆砌战术沙盘、准备想定作业。我们还将经常利用业余时间请坦军军官到中国专家营地做客,与他们一起分享我们省下来的罐头,介绍中国的对非政策,讲授中国战争经验和建军理念,还向他们学习斯瓦西里语,以增加交流的友好气氛。当时加拿大在坦也有军事顾问,学员们告诉我们,加国专家从不像中国专家那样谦虚友好和热情真诚,在对比中他们感受到了中国人的真心诚意,也逐渐增强了对我们的信任感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,他们看到了中国专家专业精深的业务水平、上一致的官兵关系和无私忘我的敬业精神,彻底打消了疑虑和不信任,双方很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。

明日请看一篇《难忘军营里的那些事儿》。

铜墨盒刻字

卜点

北京铜墨盒刻字,是民间手工艺中之绝技,最佳者字小而细,字体必《兰亭》《圣教序》,奏刀则用中锋,侧面视之,不见锋芒。近半世纪来书法家多不作小楷,墨盒亦废,刻字失传已久。市上曾偶见荣宝斋老货,刻山水画,题诗句云:“万朝浮生芳草渡,一春情种绿杨家”。不知何人所作?

喜鹊和乌鸦都同在一棵树上筑巢。

喜鹊对树说:“您的气色看上去真好,您看您的枝叶越来越茂盛了!您都有什么养生秘诀啊?”

“真的?”树大爷喜形于色,“我也感觉精力很充沛。以前我到10月份叶子就开始泛黄、飘落,你看今年11月了,我的叶子还很绿……”

乌鸦的嗓子有些沙哑,它朝树的根部扑了扑翅膀,说:“树大爷,你的下部开始长蛀虫了,你要小心,赶紧让农人来喷药啊!”

“你这张乌鸦嘴,别吓唬我好不好!”树大爷“哗啦哗啦”抖动着枝叶,“你看我精神好着呢!”

……

又一年春天,喜鹊欢快地在树上跳跃,对树大爷说:“我说得没错吧!今年您的花开得比往年更鲜艳了,叶子鲜嫩欲滴,看您这模样,肯定活得比巴金先生年龄还要长!”

树大爷伸伸胳膊蹬蹬腿,“我已到古稀之年了,耳不聋,眼不花,再活个几十年我有信心!”

乌鸦提醒道,“赶紧到医院做做检查呀,我看到你根部快被虫子蛀空了!”

“虫蛀?我怎么没感觉呀?”话是这么说,树大爷确实感到根有些隐隐

得稀碎。早已做好逃离准备的喜鹊已在不远处的另一棵树上筑了新巢,此时正在温暖的窝里写一首赞美“新东家”的诗,而乌鸦匍匐在倒地的枯树碎巢上“呜呜”地哀鸣,久久不肯离去……

(本文为作者第二部文化随笔集《谁是“谋杀”文学的“元凶”》的后记)

我震撼的还是红山文化期的古玉。玩红山的人总是孤独的王者,在人群之外,高山之巅。红山文化大璞不雕,无论蛇纹石质岫玉还是透闪石软玉,玉料本身就充满幽微变幻的奇迹。我注意过红山玉器的阴刻线,均为中间宽深两端尖浅,线条确定而执著。在铁器出现之前,5000多年前的古人,是用何种利器攻玉的?那些简洁利落的瓦沟纹、凸玄纹、网格纹,随心所欲又炉火纯青,似乎乃神授之剑刃披刻画而成,和着完美的节奏和韵律,不也应了美人如玉剑如虹么?

记得第一次在巴中见到红山玉钺和春秋玉勒的惊喜,于是填一阕《金缕曲·有寄》,写给生命中的美玉和际遇:“一一来时路。更重逢,红山归梦,前尘停驻。莫是因缘遥相许,玉勒千年如晤。终不负,平生思慕。萍寄巴中春且住,正寒轻香细银河渡。漫夜语,屡回顾。还乡忍把佳期误,纵天涯,频传眉眼,俱知心素。风雨无端今犹古,月远书沉怎诉。但记取,盟言如故。旧事依约休重省,念卿卿一笑深情注。长携手,共朝暮。”

铜墨盒刻字

卜点

北京铜墨盒刻字,是民间手工艺中之绝技,最佳者字小而细,字体必《兰亭》《圣教序》,奏刀则用中锋,侧面视之,不见锋芒。近半世纪来书法家多不作小楷,墨盒亦废,刻字失传已久。市上曾偶见荣宝斋老货,刻山水画,题诗句云:“万朝浮生芳草渡,一春情种绿杨家”。不知何人所作?